

第一篇

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小 引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遗产，不只具有经济思想史的重大的价值，而且对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从根本上看，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科学性决定的。在现时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已经失去价值，或者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已经“过时”的说法，实际上是违背经济学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常识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为研究经济学花费了40多年时间，他所留下的浩瀚的经济学手稿、他所实现的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成果——《资本论》，直到现在，即使是马克思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它们对经济理论与实践曾经有过的、现在依然有着的重大的影响。后人的经济思想是而且必然是前人经济思想的赓续，是在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科学的、合理的成分的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从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经济学对经济关系所作的社会性、历史性、制度性和阶级性的分析，一个多世纪以来，开辟了经济科学发展的新道路、新视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所阐述的理论原理，在现时代仍然是科学的，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直到现在，我们还得出“超越”马克思的结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作为发展的科学，不仅在它诞生时，而且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始终是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上，不断地发

展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原理、研究方法及其科学体系。这就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

本篇不打算一般性地谈论马克思的理论遗产，而是集中阐述马克思关于市场、市场机制、市场制度等方面的理论遗产。同时，本篇也力图以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原理的结合为线索，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历史和制度、体制特质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意义作出新的探讨。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99页。

第一章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 “六册结构”谈起

《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恢弘构思。在这一构思中，市场理论、甚至可以说后来被称作的“市场经济”理论，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虽然未能完成“六册结构”的恢弘构思，因而也未能对市场理论作出完整的探索，但是，他在“六册结构”构思中对市场理论的探索，依然给市场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广阔的理论空间。

· 第一节 ·

“六册结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恢弘构思

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从 1843 年到 1858 年的 15 年间，马克思以其一生的“黄金”时间，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实现了经济学上的科学革命。这一科学革命的成果，就是现在被称作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1856 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

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当时预计新的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为了迎接危机之后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决定对 15 年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①。因此，在 1857 年 7 月至 1858 年 5 月间，马克思通宵达旦地写作，完成了一系列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生前对这些手稿没有统一命名。20 世纪 30 年代，在这些手稿最初发表时，曾被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现在通常被称作《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在这部手稿写作之初，马克思就特别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从 1857 年 8 月（导言）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开始，直到 1858 年 4 月即将结束手稿写作时重述的“六册结构”止，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他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恢弘构思。

在《导言》中，马克思按照建立理论体系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他打算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分为以下五篇：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就其最简单的意义上而言的。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

（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219 页。

入。汇率。

(5) 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在“五篇结构”中，第一篇提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指的是“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或者说是“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②。在这里，对分工、交换价值、货币等的探讨，包含了对市场问题的抽象层次的分析。以此为基础，第二篇对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这三个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探讨，其中包含了对市场关系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考察。第三篇主要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其中包含了对市场关系在国家形式上的规定性的考察。在“五篇结构”中，这一篇是从对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上升到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逻辑中介。最后的第四篇和第五篇，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整体关系上，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规定性，同时也是对世界市场关系的具体规定性的探索。

大约在 1857 年 11 月上旬，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的《货币章》时，再次提到“五篇结构”。这时，马克思对“五篇结构”作了两个方面的重要补充：

第一，马克思指出：“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③这一看法与马克思在《货币章》得出的一个重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3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77—178 页。

的理论结论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货币章》中，马克思在对货币的本质及其与交换价值关系的分析后认为：“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① 在“五篇结构”中，商品成为第一篇的起始范畴，因为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中，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商品都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存在与发展的起点。

第二，马克思指出：“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② 第五篇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生动的、具体的整体的再现，而且也表现出向新的经济关系转化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对第五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

大约在 1857 年 11 月下旬，马克思在开始写作手稿的《资本章》时，又一次提及“五篇结构”。这时，马克思对第二篇的“资本”部分的结构，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提出了两个有关“资本”部分的结构计划，形成了资本“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三分结构。这就是：

I. 一般性。包括：

(1) 资本的一般性：(a) 由货币变成资本。(b) 资本和劳动。(c) 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的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9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78 页。

(2) 资本的特殊性：(a) 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周转。

(3) 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自身的区别。

Ⅱ. 特殊性。包括：

(1) 资本的积累。

(2) 资本的竞争。

(3) 资本的积聚。

Ⅲ. 个别性。包括：

(1) 资本作为信用。

(2) 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3) 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同时，马克思也对“五篇结构”中第二篇的三个主要范畴的序列关系作了新的表述，提出在资本之后先考察土地所有权，然后再考察雇佣劳动。他指出：“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转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①

马克思还对第三篇和第五篇作了补充说明，认为第三篇“国家”的内容应该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原来的“殖民地”论题移入第四篇“国家对外”中，原先“向国外移民”论题没再提及。第四篇“世界市场”主要论述“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34 页。

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①。第五篇中的“危机”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解体，它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

在这以后，马克思没有再从整体上提及“五篇结构”，只是在一些附带的说明中提到“五篇结构”的某些内容。例如，大约在 1857 年 12 月中、下旬，马克思提到：“在第一篇（关于生产一般）和第二篇第一部分关于交换价值一般中，应当包括哪些规定，这只有在全部阐述结束时并且作为全部阐述的结果才能显示出来。”^② 这一提示一方面表明，马克思还没有放弃“五篇计划”，还坚持以“关于生产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开篇内容，所要修改的只是把原先属于第一篇中的交换价值论题移至第二篇的第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明，马克思对“五篇结构”中各篇具体内容的规定，还在作进一步的思考，认为有些问题“只有在全部阐述结束时并且作为全部阐述的结果才能显示出来”，从而预示着马克思对“五篇计划”作更大程度的修改。这一修改的结果就是他在 1858 年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

1858 年 2 月 22 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指出：“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③ “六册结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19—2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8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31 页。

“六册结构”对“五篇结构”作了两个重要的修改：

第一，“五篇结构”中的第一篇“一般的抽象规定”或“关于生产一般”不再独立成篇，而成为“六册结构”中第一册《资本》的“绪论性的章节”。

第二，“五篇结构”中的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作了扩展，资本、土地所有制（地产）和雇佣劳动成了“六册结构”前三册的主题。“五篇结构”的后三篇与“六册结构”的后三册的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

实际上，“六册结构”只是马克思预定写作的三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第一部著作的计划结构，其他两部著作分别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

1858年3月，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对“六册结构”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说明：第一，马克思指出：“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马克思把“六册结构”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三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要作详细的解释”后三册《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第二，在前三册中，马克思强调了第一册《资本》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这一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对第一册《资本》的主要章节作了说明，他认为，这一册应该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将是一

本独立的小册子。’^①

1858 年 4 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重提“六册结构”，对第一册《资本》的结构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马克思把《资本》册分为四篇。这四篇是：“（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一般”是对《资本》册考察的起始范畴。这里的“资本一般”主要是指：

第一，“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也就是“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因此，在逻辑上，在从价值、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中，资本首先是以“资本一般”的形式出现的；在理论上，与价值、货币相区别的资本，也首先是总和的、一般的资本。

第二，“资本一般”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资本一般”是社会总资本所具有的一般的特征，或是撇开了资本具体形式的特殊现实性的资本。

第三，“资本一般”蕴含着资本内在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萌芽”，资本的其他特殊形式“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在“资本一般”中的进一步展开，它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③。相对于“资本一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2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70 页。

而言，后三篇就是其进一步展开的具有特殊现实性的资本。

其次，马克思进一步把“资本一般”篇划分为3章，即第1章“价值”，第2章“货币”和第3章“资本”。其中第3章是第一篇中最重要的部分。联系马克思1858年3月给拉萨尔信中的提示，可以看到，第3章“资本”应该包括三项内容：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

最后，马克思对前三册的转化关系作了论述，他认为：“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① 马克思对前三册的主要范畴——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转化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至此，马克思对“六册结构”中基本内容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1858年5月完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几次提及“六册结构”。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思考的是第一册《资本》中第一篇“资本一般”主题。直到1859年1月，马克思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序言》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向公众宣布了他的“六册结构”。在《序言》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9—300页。

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① 马克思用分号把六册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并对前三册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极其简要但却极其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虽然没有对后三册作详细的分析和阐释，但是他还是提出了写作的基本构想，并且还在对前三册的论述中奠定了市场理论的重要基础。

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就是“六册结构”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前两章。1861年8月，马克思按预定的计划，继续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第二分册以《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3章为起点。马克思在正式动笔之前，重新阅读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编写了用以写作“资本章”的提纲。在这一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章”分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三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主要是理论史内容的第四部分。到1863年7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实际上写成了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篇幅浩繁的手稿。这部手稿现在通常被称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六册结构”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动：

第一，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第二分册，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3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

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 在这里，《资本论》只构成“六册结构”中（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第3章“资本”的内容。《资本》册中其他三篇的结构，以及“六册结构”其他几册的结构并没有变化。

第二，1863年1月初，马克思开始把准备以《资本论》为题出版的部分分为三篇，并且重新拟定了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结构计划。这一计划通常被称作“1863年1月的计划”。这时，马克思把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细分为9章，把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细分为12章^②。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9章中，“商品”和“货币”构成第1章的主要论题。这样，（资本论）不再“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3章的内容”，而是把本来构成第一篇前3章的内容都包括在内了。

从1863年7月开始，马克思就以《资本论》为标题重新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已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两章，成为（资本论）中的绪论性的内容。在写作《资本论》手稿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四卷（当时马克思还称作册）结构计划，即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卷理论史，即17世纪中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批判。这样“六册结构”中《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就转变为《资本论》的四卷结构。

显然，《资本论》四卷结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6—447页。

结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来，马克思没再从整体意义上提及“六册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六册结构”。相反，马克思一直把“六册结构”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以后各篇（竞争和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信用；股份资本），以及第一册《资本》以后的其他各册（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作为《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看待的。

首先，马克思认为，“六册结构”中的最后一册《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的内容”。他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指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① 与此相对应，“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②。

其次，对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的系统论述，也不在《资本》的“计划之内”。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考察一下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里的任务总的来说是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考察这一点，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至于“系统地论述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以内”。在《资本论》之后，还要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进行“独立研究”^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26—1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694、695、698 页。

再次，《资本论》之后，还有“专门研究雇佣劳动学说”的续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①

最后，《资本论》主要论述的是“六册结构”中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为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性，马克思也在一定限度内对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的一般规定性作了某些论述。但是，马克思也没有完全舍弃对“资本一般”之后的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作专门研究的计划。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竞争的两种形式理论作了一般论述，但是，他仍坚持认为，对竞争在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详细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②。在对生息资本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因此，“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些提示表明，《资本论》四卷结构并没有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的著作，构成了论述资本本质规定性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资本论》并没有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19、93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01、450 页。